

金陵瑣事卷三

明上元周 暉吉父著

江甯傅春官校刊

清甫論字

評顧清甫之詩畫者謂其詩中有禪畫中有神至于字畫之遒勁古雅賞識者甚少余藏清甫論字一紙云寫字之法不必拘字形勢如何人要在心筆與古人相通會之妙要須自悟終難言說如金赤松是拘其形似而得通會之妙者祝枝山則如風牆陣馬臨機變化得妙于言意外二老之書如李杜之詩并世間不可少者若必欲評其優劣正是癡人前不可說夢耳

吳小仙傳

瑣事卷三

一

小仙姓吳名偉字魯夫湖廣武昌人也祖某知州用廉幹遷轉兩州居官三十年初治南陽之豫州後治大名之開州著聲籍籍發聞至今民思之父剛翁中鄉舉人榜高等有文學行義妙書畫今兩京舊人家往往藏其墨跡爲珍重翁性豪華用燒丹破其家生小仙數歲翁死又數歲小仙年十七一日來游南京以童子負氣性至則整衣冠晨出館人不知其所之因尾其後乃見謁今太傅成國朱公公一見奇之曰此非仙人歟因其年少遂呼爲小仙小仙亦以自號如公稱而人因亦稱爲小仙云收爲門下客待如親近子弟與通家小仙亦善畫有父風人云用墨過前人遠甚而風韻神妙變化直

追古作者用朱公故往見今太傅吏部王公公時爲兵部及太保平江侯陳公太保新甯伯談公皆請爲揖客小仙貌嚴而禮謹言語侃侃不阿久之諸公益善待之由是士大夫莫不願與小仙納交請見者日夕不離門而小仙固獨樂與山人野夫厚性蓋然也嘗一游京師行將至聞于城中今太師英國張公太傅保國朱公駙馬都尉周公先戒館穀爲小仙待憲宗皇帝聞之召見特授小仙冠帶將與一官欲常置左右小仙固請辭迺得脫歸復來南京自是戒云吾今識仕宦矣迺始爲落魄游予往年自山中來曾一接小仙未熟因以爲江湖一豪客爾以是王公大人敬愛之意無他及今年又來

瑣事卷三

二

又與小仙接頗有暇與語語亦未能盡予又別去其於知小仙多於往日又以爲古詩文人故能文與詩者爭與遊取下服之今復至此小仙過予館數數又數與相拉出南門遊入高座寺或與野坐方得劇談盡出所懷始得探其胸中其胸中浩浩乎其無涯汨汨乎其無窮渾渾乎其源而有歸其于古今事無不知其論人高下無有不當其行高其事稱其言宏而信其爲人夷曠而高明其古之隱君子歟其能隨世俯仰而不屑於世者歟其抱道自重有所待而爲者歟今之人莫測其爲也小仙以狂名然而言謹甚無妄泄語故人多不知其心之所存如何獨以書畫稱重於時畫亦不肯苟作故亦

不多見或時出一幅輒卽與窮困人而卽爲人傳去爲富勢家買取云得之小仙小仙實未嘗爲其人作其自高每如此小仙畫多自題識人以是別其真僞逸史贊云小仙之才行自多隱不外見人不知莫可執論今只以可見者詩與畫論之王摩詰畫輞川圖人謂其畫中有詩杜少陵入蜀諸作人謂其詩中有畫以是古今特奇怪之爭傳道至今今小仙兩得之矣 此傳乃繁昌徐賓興之撰未曾板行余錄藏笥中三十餘年近見祭酒郭公正域與吳同是江夏人亦撰小仙傳以小仙爲農家子因出此傳以證之

王畫禊帖

瑣事卷三

三

馮開之祭酒買胡秋宇家王維江山霽雪圖一卷後有沈石田跋買金石莊定武蘭亭一卷後有寶晉齋數帖卷尾宋僧一跋字畫甚佳忘其名二卷迺麟鳳芝草皆世閒罕有者今王畫馮家且索價千金矣

收藏

蘊真黃琳字美之家有富文堂收藏書畫古玩冠于東南吳中都玄敬自負賞鑒且眼界甚富一口同顧華玉先生聯騎過美之看畫玄敬謂美之曰姑置宋元其亦有唐人筆乎美之出王維著色山水一卷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生平未見

賞鑒

世之收藏書畫古玩者品爲好事賞鑒兩家其論甚當吾鄉靜虛金太守蘊真黃錦衣鶴邱嚴秀才石川田千戶寶幃顧居士秋澗姚鴻臚雲浦盛貢士秋宇胡翰林太吳何御史皆精于賞鑒者若印崗羅太守西虹馬太守鳳麓姚太守尙是好事家何也觀其所收藏者便見矣

唐江甯詩人

庾抱江甯人開皇中爲延州參軍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于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有集十卷

瑣事卷三

四

王昌齡江甯人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詞科遷汜水尉晚貶龍標尉詩四卷人稱爲王江甯徐延壽江甯人開元間處士

孫處立江甯人長安中爲左拾遺善屬文常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

冷朝陽江甯人李嘉祐送朝陽登第歸江甯詩有云長安帶酒別建業候潮歸

許恩江甯人開元中進士岑參有送許子擢第歸江甯拜親兼寄王昌齡詩

孫革韓翃有送孫革及第後歸江甯詩

陳羽陸贄下第二人登科歷官樂宮尉佐

項斯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及第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南譙張洎序其集

康洽周賀有送洽歸建業詩李頎有送洽入京進樂府歌但歌中云朝吟左氏嬌女歌夜誦相如美人賦又云白袂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詳其語意不是士人

中孚高座寺僧李太白之族姪有贈太白詩太白答之以詩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族遭沮渠

瑣事卷三

五

蒙遜之亂奔流咸秦因官寓家觀此語太白亦金陵人但余不敢認

王司寇鳳洲敘一太學生詩集謂金陵在唐無詩人余因舉此數人

進士襲武職

梅純駙馬都尉曾孫成化辛丑進士爲定遠知縣與上官不合遂棄官歸後復襲指揮官至中都留守司副留守

進士以醫用

黃謙中成化壬辰進士授工部主事管磚廠三月被宦官劉朗誣害去官恥歸金陵遂賣藥干燕市後醫太后

有功授太醫院判

焚奸臣傳

鄭澹泉曉在南太常時作吾學編日草一姦臣傳方成
夜夢是人來辯其生平澹泉不能勝其譚鋒天明遂焚
其稿

武狀元

武學中武狀元六人周旋文質袁吉尹鳳董永遂解元

四傑

顧華玉陳魯南王欽佩顧英玉人稱金陵四傑

二才子

謝承舉徐霖人稱爲江東二才子

瑣事卷三

六

使朝鮮

奉使朝鮮者有三人清溪倪公岳竹堂王公敞蘭嵎朱
公之蕃

土木之難

土木之變死難者有二人閣老張公益太常卿王公一
居

僧之後身

成國朱公希忠山人徐公霖太常陳公沂臨淮李公言
恭縣尹周公元與今翰林朱公之蕃皆僧之後身也

市隱園

姚元白造市隱園請教於顧東橋東橋曰多栽樹少建

屋故市隱園最有疏野之趣

白塔

裕民坊街心白塔香火頗勝俗傳太祖活埋張士誠一驍將于下因建塔以鎮之此說非也迺龍翔寺前舊塔耳

瓦官寺井

驍騎衛倉廼瓦官寺基中有一井與江河通大旱不竭井中四方有鐵金剛托之

東虹

東虹橋一名昇平在上元縣衙之左數步修橋時見磚上有尉遲恭監造字

瑣事卷三

七

醉石

宋張乖厓醉石在徐府西園中石上文字磨滅幾盡僅徘徊其旁紹興丁卯十數字可識而已

鐵錠

鐵塔寺倉中有一鐵錠俗不識呼爲鐵翦戶部郎中造一亭覆之遂以鐵翦名亭誤矣

鐵塔正覺禪寺化緣疏

虎賁衛倉廼正覺禪寺地基獨一塔尙存嘉靖初年相傳塔上有鬼物憑之遂撤其梯不敢登至萬曆三十四年戶部管倉郎中董開其塔用名香燻之中秋點燈其上人皆謂此寺其後復興乎萬曆十一年大風塔上吹

下經數卷化緣圖疏一紙余從友人金開父家攜歸今錄之以爲他日復興張本疏云本寺居闐闐之地綿歷歲年久而廢弛沙門宗廣於建文二年正月初四日於奉天門午朝奏奉聖旨欽依重新修造 鐵塔 結房塔頂黃綠琉璃 寶珠 覆盆仰盆 生熟銅鐵 顏料油漆 磚瓦木植 塔燈 四門佛像 諸天聖像 韋馱尊天 大權修利 齋糧 人功匠錢 周圍塔殿 大佛寶殿 千佛閣 藏殿 大悲殿 天王殿 大山門 土地堂 祖師堂 僧堂 法堂 旃檀林 東方丈 西方丈 廚庫 兩廊 茶寮 缺寮 浴室 周圍湧壁 塑 缺大佛 觀音像 羅漢像 四天王像 各殿 缺洪鐘 法鼓 雲板 各殿小鐘 大鍋 大殿香爐 大花瓶 大磬 各殿香爐 花瓶 大藏尊經 幢幡 幔帳 寶鏡 供棹 奈緣功力浩大獨爲難成未免輒持短疏遍叩王公大人達官長者同道高流及善男信女隨力喜捨同發罕遇心共成殊勝事上報國恩下及黎庶福有所歸者伏以祇園梵刹賴給孤長者布金廣利名山須大德檀那出力開關起鑰年年寶藏豐盈指廩揮金日日資財進益鐘鼓雜鯨音之震蕩以警昏朦樓臺顯貌座之高明而昌吾道莊嚴三寶永爲往世福田供給衆僧大布出塵功德六波羅密布施爲先四無量心慈悲爲

上今生布施皆因宿世修持此日功勛定作來生受用
修真福德還他大福德人結好因緣爲我有因緣者知
音樂施有道欣從功圓指日而成緇素缺缺風而生缺
缺缺之正定用報恩麻轉無字之真經祝延聖壽京都
鐵塔正覺禪寺化緣疏募緣比邱宗廣

古碑碣

南岳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始以承帝曰嗟終于竄
舞永奔凡七十七字原嵌新泉書院壁上張江陵毀天
下書院有司不知書院此碑迺難得古物亦同磚瓦售
去今在臨淮侯李惟寅園中焦淡園先生云乃湛甘泉
門人重勒者

瑣事卷三

九

秦泰山碑李斯篆在府學

秦嶧山碑李斯篆在府學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爲蘇建舊在紫巖山後歸
天禧寺又歸籌思亭又移府學櫺星門嘉靖年間又徙
入尊經閣下世稱爲三斷石云

宋修昇州文宣王廟記紹興六年編修江賓王著在府
學

明道先生祠堂記三朱熹游九言真德秀著馬光祖跋
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嘉定癸未起居舍人兼國史
編修鄭自誠著

府學御書閣記游九言著

府學上舍登科題名記

府學黜送貢士規約碑嘉熙元年姑熟陶熾盱江孔聖義立教授郡人吳箴記

建康新建義莊記淳祐十一年制置吳淵置教授宋自強記

太平門外花林田中六朝遺刻有始興安成二碑

卞忠烈墓前華表迺宋龍圖閣學士葉清臣書

牛首山辟支佛洞前方塔上有宋如愚居士滿庭芳詞一小碣又一碣迺皇祐二年記不著撰人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誌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誌背嵌墻角僧欲碎以爲路東橋顧公見而止之遂

瑣事卷三

十

傳于世

陳韋霈書攝山棲霞寺碑在殿廡下

唐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棲霞二大字迺大中庚子歲所立

本業寺碑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迺南唐乾德五年所立

方山定林寺碑迺宋嘉定庚辰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撰廸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參軍秦鑄書從正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遣危和篆額舜庸金陵人

高座寺宋季布楷書新公塔銘小碣迺紹興中甘露傳

燈正祖太師法永爲東講院主慧新立者文與字雖不甚佳實雨花臺之遺跡

衡陽寺石幢有南唐年號但文字已磨泐僅存數十字
祈澤寺殿壁有高逸上人與梵仙詩碣皆宣和四年夏日住持道昇勒石

永興寺何太監祠堂壁上有蘇東坡三過堂詩石刻字最清奇又是一格

靈谷寺有吳道子畫寶誌公像李太白贊顏真卿書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世謂之四絕碑

王荆公書此君軒詩碑在府學惜已破碎元人碑碣儘有可觀者容再考入

瑣事卷三

十一

御史奏查流移

都人產薄差繁困苦已極却有流移諸色人戶置屋置產交結縉紳侵奪民間生理以致富厚不貲或寄莊于圖里或掛名于行當影射安享并無差役猾者開張當舖違禁取利不下數千百家縣差絕不相及一經告發百計夤緣求脫先年御史司馬泰具題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二千三百餘戶咨行戶部轉行本府編入兩縣坊甲久亦不行如蒙申敕將客戶住坐年久者附籍當差餘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臨江富客每季出役銀貳兩或一兩八錢五錢不等著落坊甲隨處報徵庶無籍之流移不致漏網而積苦之小民亦可少紓矣

所謂民不勞而事集亦使人之一節也司馬公號西虹
南京人

寶幃二偈

寶幃居士顧源自稱爲在家僧有四句偈云無像光中
僧是我有像人疑未是僧白髮滿頭休見笑爲留些少
拜燃燈將示寂時家人問託生何處因書一偈云日出
於東而沒于西謂其自然耶非自然耶我今西歸亦猶
是也問我託生何處何處卽此處此處旣明何處不明
此處旣了何處不了了之何如一心觀佛書偈畢蓮花
香滿一室遂化去

分外

瑣事卷三

十二

葛清嘉靖辛卯舉人深於禪旨寓北京將易簣僕請遺
言令取紙筆惟書分外二字放筆卽長逝

爬癢口號

道南楊先生夜坐爬癢因成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
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
弱侯焦先生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
沙須知癢處無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
納聞口號迺曰二先生不是門外漢

因果

吏書陸五臺刑書王鳳洲侍郎王麟泉京兆許敬庵偶
集禮書姜鳳阿官舍鳳阿問佛氏因果之說五臺鳳洲

極言之麟泉曰因果既歷歷可信如此然則吾輩之墮落也多矣五臺遂大笑曰不長進噫五臺果能超于因果之外乎恐難以口舌爭也

斷橋卦

賣卦薛老有子秀才名盤中嘉靖丙午舉人親友皆勸令勿賣卦薛老搖頭云此資身生計何可廢也及子未沾一命而死方云盤中舉時占得斷橋卦如何靠得他使當時從親友之言今日有何顏更賣卦乎人深服之
午時見虎

武宗南狩時要見活虎因獵人數日不獲武宗遣一火者問卦薛云明日不過午時當見虎果午時見虎遂賞

瑣事卷三

十三

米一擔

識寶

金陵多回回善於識寶今紀其可恨可笑之三事
應主簿余之舊鄰也有祖母綠龍游客出銀五百兩不售索姓回回求見方持玩閒卽吞入腹中應主簿欲訟其事既無証見又涉暗昧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沈氏老嫗迺富家侍妾老年無依賣翠花度日馬回回窺見所戴簪頭迺貓睛石遂租屋與沈爲鄰每每奉以酒食久之因求其石沈嫗感其殷勤令出銀二兩辦棺木以石與之馬喜不自勝覺石稍乾因市羊脂一片裹之暴于烈日中從旁坐守方籌算得利時如何經營如

何受用忽饑鷹飛下爪去馬遂怨恨染病幾死
索姓回回避雨人家見佛几淨水碗中一石遂問賣否
主人漫答之曰有價卽賣回回次日攜銀往來兩三遍
輒添其價主人謂石久塵埋回回尙與高價因磨洗一
新數日回回又至見石磨過大驚長嘆曰如何毀却至
寶此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
結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卽消天然日晷也今已磨損蜘蛛
迺死一片死石矣不顧而去

鼃嚙虎死

孫弘彝府學秀才家在太平門外蔣廟之旁有田在棲
霞寺前嘉靖己未年大水孫田中水高三尺遂與江通
秋深水退有一大鼃落塘中不能去農夫戽塘水取鼃
縛於樹上約次日分肉夜有虎聞其腥味來噬之被鼃
齧其爪虎不能脫鼃不肯放彼此力盡天明虎死而鼃
亦死焉夫鼃水族也農夫縛之虎山獸也鼃迺死之其
事亦甚異矣

狗償主債

吳可菊吳縣人寓笄橋開香蠟舖養一黑狗甚馴忽見
人便齧因呼狗屠賣之出錢七十五文可菊堅要百文
夜夢青衣人來訴云我欠七十五文債不欠百文也乞
消帳放我託生天明遂七十五文賣之

猫報僧讎

華嚴寺僧忘其名飲酒食肉不修行檢養一貓善捕鼠但窺有蓋藏魚肉必偷食之且盡僧恨甚用釘錠貓四足於片板上投之寺前河中流至下關靜海寺賣絲鞋僧救而養之一年後華嚴僧買鞋至其房貓忽遶衣哀鳴僧因抱貓懷中認其毛色識其釘痕詢所從來方談說而嘆息之貓乘僧不意齧其喉不放僧遂死夫僧固甚慘而貓能報讐亦奇矣

史癡逸事

史癡名忠字端本一字廷直復姓爲徐生十有七歲方能言外呆中慧人皆以癡呼之又謂之癡仙

性卓犖不羈好披白布袍戴方斗笠鬢邊插花坐牛背

瑣事卷三

十五

鼓掌謳吟往來市井旁若無人

詩寫自己胸次不以煅煉爲工盛仲交合金元玉之詩編爲江南二隱稿

喜畫山水人物花木竹石有雲行水湧之趣不可以筆墨畦徑求之自題其畫云名畫法書無識者良金美玉恍精神世閒縱有空青賣百斛難醫眼內塵

才情長於樂府新聲每搦筆乘興書之略不構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閣筆同時陳大聲徐子仁皆以詞曲名家亦服其敏速

妙解音律嘗云古今知音者不過數人余少年遊冶得罪儒門迺於此事目擊心悟頗窺見一班

雪江湯寶邳州衛指揮雄武有文藝愛與騷人墨客游
嘗以事來金陵聞癡翁之名夜造其門時盛暑癡翁散
髮披襟捉蒲葵扇而出握手歡甚不告家人卽登舟游
邳去
癡翁無嗣一女旣笄壻貧不能娶與壻約元夜略具隻
雞斗酒我當過飲至元夜誑其妻與女曰家家走橋人
人看燈曷亦隨俗可乎攜妻與女送至壻家取笑而別
後補女妝奩大半是平生詩畫耳

家世饒於資不問生產又復好施晚年家用困乏有妻
弟寡婦自徐州攜四男二女來依癡欣然養之凡書畫
器用素所鍾情不能捨者盡鬻之以供朝夕略不介意
人多義之

瑣事卷三

十六

妻朱氏號樂清道人頗賢淑愛姬姓何號白雲聰敏解
事喜畫小景工篆書知音律癡翁尋兩京絕手琵琶張
祿授之盡得其妙每製一曲卽命白雲被之干絃索所
居在治城去卞忠烈廟百餘步有臥癡樓樓中几案筆
研圖書彝鼎香茗飲食一一精良雅潔吳中楊吏部循
吉與之作臥癡樓記

吳小仙畫癡翁一小像沈石田贊之云眼角低垂鼻孔
仰露傍若無人高歌濶步玩世滑稽風顛月癡灑墨淋
漓水走山飛狂耶怪耶衆問翁而不答但瞪目視于高
天也

相知具酒食邀之作畫癡翁且飲且畫略不經意頃刻數紙酒醉則興愈豪畫愈縱甚至發狂大叫以自快癡翁買舟特訪沈啟南于吳中到門值啟南他往見堂中幃有素絹濡墨搖筆成山水一幅不題姓名而去蒼頭請留姓名癡翁笑曰汝主人見畫卽爲神交何必留姓名乎啟南歸見其畫曰吾閱人畫多矣吳中無此人非金陵史癡不能也遣人四覓之邀回果是癡翁相與一笑留啟南話堂中三月而返後啟南來京多館于臥癡樓中

癡翁年八十餘尙康健飲酒步履如少壯人預出一生殯雜於親友中送出聚寶門外又知死期無疾而終

瑣事卷三

十七

余收癡翁詩畫一冊癡自書於冊尾云余年六十矣髮白精神尙健快閒處終日高臥癡樓蒸香煮茗四望皆遠山拱翠飛鳥時鳴不留繁雜之冗靜觀自得而與車塵馬足了無所係于心貧處如常足以樂矣日有詩人文士往來以詩酒爲談笑以風月爲戲謔弄筆作林木泉石人以爲債索亦可笑也吾妻樂清道人朱氏亦年五十七矣更索吾作戲墨迺爲圖此若好奇博雅求古者見之則可發一胡盧耳弘治丙辰十月十三日癡書

牛首解嘲

呂涇野先生遊牛首山記云俗傳太祖怪牛首雙峯不北拱乃杖之此或誤傳乎蓋天地閒萬山環列而江河

四繞其中則堪輿也此牛負而載之宜其南向耳涇野之論可與牛首解嘲

河南殘石

盛仲交云南原王公視學河南時於寺中掘得殘石皆右軍陰符經心經十七帖搨而視之筆意翩翩有東晉風韻曩見其子子新爲予言是勝國時一少年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然子新隨父宦遊似得其實也予新愛此石歸時以紫氊包置車上後爲南原公所止遂棄驛中今不知所在

北門橋

北門橋一名草堂橋橋洞中有石刻草堂橋三字

瑣事卷三

十八

逍遙樓

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鳥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關王廟是其地基

菌毒

江東門裏皮行井某嘉靖壬子年四月見竹林中叢菌採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僅老僕有事他往得免

瓜毒

張椿瓜園中西瓜留一極大者自用剖而食之方食兩片卽死聞其香者亦病

芋毒

萬曆三十七年秋日余姪夢兆館於陳家主人食芋沾唇則唇麻沾舌則舌麻急吐之尙服藥數日方愈

洪武三十五年

秀才蔡某指揮白某爭墳地訟於刑部經十三司問過皆未成招復批推府何公躍龍問焉指揮執洪武三十五年紅契爲據何公曰洪武三十五年乃建文年也豈有民間先知有革除之事預寫洪武年者乃僞契無疑指揮方服遂斷墳地與秀才刑部諸公皆服何之吏才牙板隨身

指揮陳鐸以詞曲馳名偶因衛事謁魏國公於本府徐公問可是能詞曲之陳鐸乎鐸應之曰是又問能唱乎鐸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肥揮之去乃曰陳鐸是金帶指揮不與朝廷做事牙板隨身何其卑也

天竺扁

余遊西湖見天竺寺一扁乃魏國徐公輝祖之筆因憶野史載公能榜書曾學於詹希源最得其筆法云惜不多見也

宴舉人

國初新中式舉人魏國公設一宴以宴之送一拜帖惟書魏國公拜四字不具姓名其尊如此

更名中舉

二淮向公巒任與國知州時曾白羅二之冤獄夜夢閱

應天試錄有向德象名云是公子二淮子實名辰參久
不得入泮因憶昔年之夢更名德象遂中萬曆辛卯舉
人

出獵圖

印岡羅公題徐廷威公子所藏景帝畫出獵圖云朔吹
潛消塞上塵長揚縱獵捷書頻侍臣誰奏相如賦羸得
君王爲寫真

豆腐

豆腐楊業師名之曰淮南子取其始於淮南王也

畫眉

畫眉鳥一友人名之曰京兆鳥乃取張敞故事

瑣事卷三

二十

蛛絲網屋

馬文原製扇爲生性樸實不欺百錢賃鈔庫街房一間
住萬曆三十六年八月朔母子夢蛛絲網其屋不露一
孔天明談夢人不能解至初十日一方回祿獨馬之房
無恙方悟蛛絲之夢乃天祐焉

醫中有人

松居金璿精於醫不計利好責人禮貌戶部尙書某公
延醫夫人痰火兩服而愈尙書公寫數百言敘病源索
丸藥方因圈其句讀以與之金援筆修一書奉復亦圈
其句讀尙書公見其文法古字畫工乃曰吾之過也命
駕訪之遂爲知己對人云南京醫中有人

評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王褚兩本盛仲交評之云王書如千
狐聚裘痕跡俱無褚書如孤蠶吐絲文章具在但知有
右軍之刻不知中書之搨者衆也

二花

石村鄭公濂正德丙子年將入場夢女子持桂花授公
手中尙有杏花一枝公索之女曰尙早是科遂中鄉試
至嘉靖癸未會試入京所寓臥房中掛畫一幅畫一女
子持杏花像與昔年所夢無異乃中進士

陽宅

童枕肱陳自庵二公之祖皆精天文太祖徵入欽天監
兩家相約云金陵秀氣所鍾陰地發遲陽宅發速童定
居淮清橋西陳定居淮清橋東皆精擇之處後枕肱自
庵兄弟皆貴顯

軍變先兆

嘉靖丙辰總督糧儲公署簷前有蜂房大于斗羣蜂成
陣至庚申年振武營軍變黃侍郎遂遇害蓋蜂屯固先
兆哉劉石圃郭少溪楊虛遊皆有文紀之

竹溪詩集

竹溪金公鉉字子宣有竹溪詩集張公西銘稱其綠水
行門外青山立酒邊之句有翛然之趣云竹溪二子皆
進士名章者南道御史

見天子方言

青城僧永傑字斗南國初時住牛首山日惟默坐會仁祖爲太子時出獵見而問之傑起身亶論後人問之曰見天子不言更待何時耶仁祖許他日爲造寺與之同宿兜率巖者一夕後不久化去亦工詩

送飯入場

正德年太監劉琅掌廠事丙子科士子入場科舉場門一閉只待揭曉方開此定例也劉太監敲開場門送飯與相知監生其庸橫壞法也如此

塔影

牛首山禪堂右傍門隙內塔影倒射紙上陰晴俱有呂經野太史辨其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影未知是否

瑣事卷三

二十二

促織

促織獨金陵者鬪謂之秋興鬪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兩家方賭傍猜者甚多此其大略也馬南江有鬪促織賦

不用鼓樂

廬陵孫公鼎正統閒督學南畿故事士子中小試赴舉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睿皇北狩之報方至孫公語諸生云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不可用花紅鼓樂也乃親送至察院前門人皆稱其得體云

賣藥用術

甲賣藥於市車載觀音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過
有留於掌者曰大士許服此也市上皆神之乙旁觀思
得其術邀飲酒家相約飲畢竟出酒傭見如不見飲三
遍後甲問何能如此乙曰聊戲作小術君能以術相易
乎甲因自陳大士掌是塊磁石丸藥中有鐵末是以相
粘乙曰吾之術不足奉報不過先以錢付酒家戒出門
勿問而已此驗封黃公所談嘉靖初年事

沁園春

陳霆字震伯嘗僦居白下所著有唐餘紀傳兩山墨談
渚山堂詞話嘗言奪錦標曲不知始何時世所傳者僧
仲殊一篇而已予每浩歌尋繹音節因欲效顰恨未得

瑣事卷三

二十三

佳趣耳庚辰卜居建康暇日訪古采陳后主張貴妃事
以成素志按后主旣脫景陽井之厄隋竟戮麗華于清
溪後人哀之卽其地立小祠祠中塑二女郎次卽孔貴
嬪也今遺構荒涼廟貌亦不存矣感嘆之餘爲作此闋
沁園春云獨上遺臺目斷清秋鳳兮不還恨吳宮幽徑
埋深花草晉時高塚銷盡衣冠橫吹聲沈騎鯨人去月
滿空江雁影寒登臨處且摩挲石刻徙倚闌干 青天
半落三山更白鷺洲橫一水閒問誰能心比秋來水淨
漸教身似嶺上雲閒擾擾人生紛紛世事就裏何嘗不
強顏重回首怕浮雲蔽日不見長安志云保甯寺卽鳳
凰臺太白留題在焉宋高宗南渡嘗駐蹕寺中有石刻

書王荆公贈僧詩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强顏
亦欲心如秋水淨應須身似嶺雲閒又言金猊瑞腦噴
香霧向曉寒多深閉戶窗明殘雪積飛瓊風起亂雲飄
敗絮 錦幃細看霓裳舞小玉銀箏學鶯語梅香滿座
襲人衣誰道江橋無覓處此陳太聲冬雪詞也寄木蘭
花令論者謂其有宋人風致使雜之草堂集中未必可
辨

西谿詞

西谿龍公詩詞未有刊本僅從人家卷軸上見之今得
其一詞云田廬重葺勸谿翁休作千年調指新屋數間
連舊屋團轉不愁風雨買得林邱旋開亭榭意思而已
矣雖然節省短景只消如此 陶宅李莊幽邃深藏少
出安樂從今始夏麥秋秔時歲好舍舍雞肥酒美婦要
城居兒嫌產薄絮語常常在耳勞生自苦更到何年知
止乃念奴嬌詞也

定解元會元

提學裁庵楊公宜嘉靖癸卯科方揭曉時京兆送試錄
至察院遂問解元是瞿景淳是尤瑛對是尤瑛裁庵公
曰會元終讓瞿景淳也瞿果中甲辰榜會元如此文章
眼不枉做提學

雞鳴寺基

雞鳴寺基頗窄隘今委曲如數畝令人不覺其窄隘者

乃鐵冠道人所創製

化緣疏

太祖賜雞鳴寺一化緣疏凡有修造擇疏到功臣府化之數年後雷火焚焉寺僧再求疏太祖勿與曰此天意也

報恩寺回祿

成祖造報恩寺於聚寶門外乃舊長干寺基數年方成佛殿畫廊壯麗甲天下嘉靖丙寅年二月十六日異常風雨雷火焚之不兩三時而盡獨僧房無恙

修塔

報恩寺佛殿盡焚一塔尙存斜向東北萬曆庚子年本寺講僧弘恩化緣修之用萬金焉此塔未修之先早晚日射光彩萬狀令人目奪旣修之後覺光彩頓少

寶塔文章

報恩寺寶塔有三篇名筆陳石亭文盛雲浦賦澹園焦先生化緣疏弘恩號雪浪金陵人黃野王之叔與余云修塔完時作一文紀之竟未果

衡水

黃夢麒宰分宜縣時每每夢行通衢中忽遇水阻驚醒及萬曆丁未京察當調聞調衡水縣之命方下一夕而死蓋水阻者衡水也其夢始驗

鼠出頭

駕部王仲山問邀四司飲天界萬松庵見鼠過因各談鼠事一人云世間鼠多貓少貓一鼠百若百鼠出力共敵一貓寡能勝衆乎僧官理葦航曰只是無一鼠敢出頭耳衆皆笑

定不聞雷

一縉紳訪鼎庵講僧于臥佛寺中因問夜來好雷鼎庵遂云小僧入定不曾聞得縉紳知鼎庵大言欺人默令門子市一紙炮俟賓主談鋒銳時從鼎庵背後放之鼎庵出其不意頓爾驚皇失措縉紳遂曰入定時雷亦不聞出定時炮聲亦怕此僧之貴于定也鼎庵面赤不能對矣

瑣事卷三

二十六

推敲磨洗

嘉靖年間御史劉公行素命書辦顧嶢寫詩軸顧擅易一字劉公略不介意復命寫送行詩輒易兩字劉遂大怒痛責之格去其役又上河經紀高霞峰好以俚句塗抹寺壁且無處不到偶諸御史遊雞鳴寺一道長指壁上詩戲高姓御史云此高霞峰想是貴族不然那得如此好句高公問住持此是何等人好拏來枷號示衆高霞峰聞此語覓數人各寺洗詩人遂云顧秋麓高霞峰之詩皆不可及一經御史推敲過一經御史洗磨過此兩事可爲的對

山荒

張揆字端孟臨桂人以大田令入覲過金陵約余游靈谷寺問寺松枯死故余謂萬曆十七年有一種毛蟲長寸許食其葉葉盡卽墮地死樹遂枯鄉人謂之山荒端孟云山荒二字甚新二十一史中無此二字

魯橋相會

秀才徐九功兄九經九疇正德癸酉同中鄉試九功遂取書厨焚却曰留些有餘與後人一日飲友家夜歸月明徑靜見南門河中突出一女子姿容妖冶異常同行里許九功家在上浮橋南岸敲門而入登樓開窗再玩月色忽女從樓窗而入求合九功嚴拒之曰汝妖物也女取筆書几云吾非妖物迺與君有緣耳後日魯橋相

瑣事卷三

二十七

會復從窗中去及兄九疇選鄒平知縣九功送母就養路經魯橋值流賊阻路不敢行暫借民居權住數日忽沂州兵備顧英玉先生過迺九功社友又二兄同年也識其僕問所從來入拜其母主人迺一民兵點禦流賊已悞三卯顧之令嚴不敢犯一卯該責四十主人自料有死而已哀懇徐母救之英玉先生遂免其責主人願以閨女酬謝活命大恩九功見女之貌迺南門所遇之女地又是魯橋堅不肯受而去英玉先生作九功傳有遇女不亂之語迺指此事

文德橋吉兆

萬曆十四年府學前建一板橋名文德至萬曆丁酉橋

圮提學御史陳子貞更建以石易木橋下泥中得鎖子甲兩領人以爲吉兆

李素居

李素居幼攻舉子業往往不遵朱註坐是失意于有司乃棄儒學醫醫未成得風寒病不能行動者半年餘從友人借刻本八段錦工夫行之一月而効更强健于未病時遂不娶妻專意學仙以賣膏藥度日無錢者輒與之藥肆不過五尺地積三十年坐立有常冬夏一棕帽一青布袍嘗曰人生只怕饑寒吾已打過寒字若遲兩年可以絕粒便逍遙于世外亦無用賣膏藥爲也余曾過其家居無廢庠床無枕席竈無柴米僅一爐藥而已

瑣事卷三

二十八

與予談道德經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云聖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決是長生不死死者凡夫也聖人盜天地之元氣日月之精華大盜也焉能止得他可止者鼠竊狗偷之人也如此則斗與衡皆無用處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爭之有又云顏子死孔子哭之痛徒哭何益若老子只消投以一丸藥便起死回生矣其議論乃爾後數月不見忽傳服丹藥而死時端坐如生云

遇洞賓不善終

姚二弘正年間人住通濟門城灣中孑然一身畫扇面度日僅能畫洞賓立片雲上積二十餘年感動洞賓洞賓化作風鑑道人訪之指所畫像云此是世上舊樣若

如此如此便有仙風道骨也因市酒飲之且曰君之氣色不出百日便當襲祖上一官再來相訪遂別去姚二有兄是羽林衛千戶兄死無嗣衛中喚姚二襲職方謀借貸道人忽至云贈君銀五錢此是汞銀用時須留三五分原銀在便如子母錢用之不竭矣儻不妄用當再相訪又別去姚二得此銀殊不守分縱酒狎妓北京襲職將出哈達門道人又至問前銀在否姚云在道人云此銀尙少不足用袖中取出三兩一錠與之換去前銀道人行百步外冉冉在片雲上宛然所畫呂洞賓也姚二自喜遇仙更費用三四日盡不知其銀有減無增矣甚至乞食而歸到家數月暴病死

瑣事卷三

二十九

西林馬

嘉靖年間報恩寺僧住持名永甯號西林蓄一馬每自寺赴禮部輒騎之上馬時必默誦法華經至禮部門下馬經一卷終率以爲常後報恩寺對門一婦方產夜夢此馬入其室遂生一男天明向寺訪之其馬死正其時也此家後卽以子爲僧爲西林徒極愚蠢無知授之書一字不識惟口傳法華一卷能熟誦此外略不能上口信爲馬聞經得度者矣今寺中尙有西林庵姚允吉談

破硯

此硯今在汪太學孟公處

破研製方其廣六寸橫亘上池虛其腹以受墨周遭重以回文闊十分之八高一寸有奇池背三分以爲足思

陵作銘正書十有六字瓢印御書二篆在焉石出端溪質堅色紫然流落人間不知何年擊破爲兩片其大片出鹿苑寺井中實爲嘉靖丙午張姓者得之其小片出蕭氏頽垣中實爲隆慶辛未亦歸張氏舊物宛然良亦不偶友人錦衣陳天樞以端溪完硯易之迺萬曆壬午歲也諸文士賞鑑之作賦銘歌詠者十餘人焦澹園贊云其盛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衰也落頽垣廢井之間其離也似神劍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瓦全者耶雖然衰起於盛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今昔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瑣事卷三

三十

松根硯

嘉靖初年鼓樓旁園丁從枯井中得一松根硯背鐫一銘有開寶八年字嚴子寅以數百錢得之錦衣徐纘動用勢強奪去嚴世蕃門下客羅龍文見而愛之言於世蕃遂爲世蕃物矣嚴氏抄沒後不知更落何人手也

楊鳳

萬曆三十年間擔夫楊鳳往溧水縣途中拾銀一錠重二十五兩卽于途次剪銀邊買米二斗暗將銀包藏米中負回家次日發包視之迺一闕邊紙銀錠也疑其嫂竊去阿嫂誓天自明因怒而擲紙銀於空園地後見鄰人李義來乞火卽于地欣然拾之去依然真銀也楊鳳

知非己財遂不與之爭惟浩嘆而已姚允吉談

銀走

張汝壁太學生秋渠兵憲子淫蕩不檢用銀如土秋渠遺以萬餘金不數年用盡將售住屋母云吾預知汝浪費破家埋有七千金在某處指其地取之惟存空器而已盛仲交迺其姨夫曾與予談之

張治卿云家有一親亦姓張迺應天府承差在湖塾住曾將銀一千兩埋于廳堂牆下偶一日見埋銀處地高起如蛇行急鋤開視之迺其銀走出因取兌之仍是千金殊未耗也不數日橫遭人命事千金用盡方得事妥江東門外壩上有陳姓夫妻二人半生拮据勤苦積銀

瑣事卷三

三十一

二十四錠約百金千封萬裏縫于枕頭內逐日枕之忽夜夢二十四白衣秀才揖于牀前曰別汝去三牌樓鞠家去也夫妻驚醒言夢皆同遂開枕視之銀已去矣夫妻數日不能去懷因往三牌樓訪于鞠家鞠云曾拾得銀二十四錠方起道士修醮以答天地也此友人陳孟芳談

喻直指使

劉南坦公嘉靖時爲工書請老家居遇有直指使者來南頗以飲食苛求屬吏稍不精腆輒被誚讓所過郡縣患之劉公聞之曰此人迺吾門生曾當開諭之俟其來謁因款之曰老夫欲設席相邀恐有公務廢閣不如今

日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能從家常飯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唯唯就坐則又故延緩之自朝過日午飯尙未出其人饑甚比就案設食惟脫粟飯與豆腐一器而已遂各食三碗直指又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直指不能下箸公強之對曰適已飽甚茲不能也公笑曰此可見飲饌原無精粗人飢時自易爲食飽時自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言遂不敢以盤殮責人

虹橋鐵物

萬曆己酉八月虹橋園丁地中得一鐵物大都與鐵塔寺倉鐵錠形製相同考之小說亦無定見或云拒敵鎖江之矻石又云厭勝之鐵枷又云海船之鐵錠謂之鐵錠可無疑矣

割耳救母

秀才許吳儒長女性極孝母病將危哭跪觀音大士座前誦觀音經中數句哀求代母忽取刀割一耳相連者僅四五分祖母驚覺將艾支其耳用帕束于頭上女與祖母皆聞所割耳中隱隱誦經聲數日後視之耳已長完異哉非大士佛力烏能然哉

良工

徐守素 蔣徹 李信修補古銅器 鄒英學于蔣徹 李昭
李贊 蔣誠製扇骨精工 劉敬之小木高手

五穀樹

五穀樹有二株一在皇城內一在報恩寺不但結子如穀亦有似魚蟹之形者乃三寶太監西洋取來之物

焚燈草

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均之取怨也而稅尤甚焉有陸二者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爲活計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罄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此舉可謂癡絕而心之怨恨也爲何如哉

匿銀喪命

瑣事卷三

三十三

秀才李龍雲爲湖廣抽稅太監陳奉主謀有顧敬竹又與龍雲用事買京貨與古玩李託顧寄銀六百兩歸家適當民變取回陳太監李死獄中顧遂匿其銀一日與妻祝壽讌客忽見李來不覺對客大叫曰李相公李相公我償你銀你留我命如此叫不住口者數日遂死焉

負心

林松溪與應天府書手張大交情莫逆張忽染危疾料無生理請林至牀前出妾拜之曰此婦我所鍾愛自誓守節甚美事也惟年幼無靠君念平日交情常過看顧看顧枕上垂淚頓首懇求者再四焉林曰決不負心決不負心張喜曰君能許死亦合眼矣及張死數日與妾

相通設謀娶以爲妾妾攜數百金歸之對人曰此張之遺命也一日妾對鏡見前夫數其罪而罵之妾便昏倒于地次日復對鏡夫扼其喉七竅流血而死半月後林對鏡見張與妾同來曰已告爾于閻王同去對理林撲鏡于地述其語于家人亦七竅流血而死人不可負心不可欺也如此

神迷御史

余嘉詔廣東人中嘉靖乙丑進士隆慶年任南道御史冬至習儀于朝天宮路經小教場場中關壯繆廟極有威靈纔踐其地忽見周倉肩刀手提一燈引之行遶將臺旋轉不休書手阜隸轎夫二十餘人皆迷而不覺及日出行人者衆如醉方醒遂悞習儀余公之魄鬼神已默奪之矣乃告病去

兄弟三同

矩庵陳公鎬自庵陳公欽成化丙午同鄉榜丁未同進士榜矩庵山東提學副使自庵廣東提學副使同日命下弟兄生時有此三同後入鄉賢祠又同焉可謂難兄而難弟矣

續樂天詩

幼峰余公自拂衣後朝政不談門刺不通獨騷人碁客倒屣迎之性不能飲酒席上任客豪飲飲至更深對之殊無倦色偶夏日親友攜酌溪亭命童子歌以侑之因

誦白樂天詩親朋治杯酒僮僕解笙歌二句遂足成一律云小榻臨流設高軒冒暑過親朋治杯酒僮僕解笙歌荷氣分涼入松陰受月多莫矜狂態在年鬢各蹉跎觀此詩公之樂閒曠而愛真率也可窺其一二矣

考論歷法

枕肱童公軒成化年任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有教諭余正已奏言歷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歷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

瑣事卷三

三十五

父子諡文

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倪文僖文毅父子始皆有文集並傳於世

兩帝不能殺

李公時勉洪熙改元上疏觸忌諱仁廟大怒命武士撲十八金瓜折其脇曳出明日下詔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梃斷骨忽自接得不死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戇觸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鞫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

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梏復其官夫二帝欲殺時勉而卒不能信乎有命也與

賜第回祿

萬曆三十年正月初十日魏國公室內火起延燒欽造故第祖廟并奉祀皇陵勅書給事祝公御史朱公皆有疏題奏大意謂中山之奇勳可念而弘基之橫遭可矜聖旨命工部重造其第

恩澤侯伯

皇親玉鎮上元人孝貞皇后父也天順六年爲中府都督同知子王源封瑞安侯王清封崇善伯王濬封安仁

瑣事卷三

三十六

伯

皇親夏儒上元人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封慶陽伯

皇親方銳江甯人孝烈皇后父也嘉靖十九年封安平伯二十一年進封侯

志感詩聯

梅殷駙馬恭謹有謀善騎射太祖最愛之嘗受密命輔建文君靖難兵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志感賦詩有縱使火龍翻地軸不容鐵騎渡天河之句卒之文皇假道竟不得由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金陵

買太史公叫

山人黃白仲之壁自負其才旁無一人宋西甯延爲記室偶過內橋聞乞兒化錢之聲悲切遂謂之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叫三聲白仲探囊中錢盡以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致劉

孫公炎太祖渡江旣奇其才及取括蒼遂以爲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時括蒼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公患之鈎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

瑣事卷三

三十七

括蒼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公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寶劍送公公作詩答之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論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服嘆曰基自以過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遂致基于京師上遂用之爲開國元勳封誠意伯夫四海之內皆知誠意劉伯溫而金陵一方且不知總制孫伯融矣

不妄受束修

鏡川焦先生瑞爲人清正動以古道自律家雖甚貧容

貌詞氣不見一毫貧窘之狀藉授徒爲生計然來請業者既較其曠日曠月之殊又視其講解文詞之進益有終歲不受一錢者門人雖衆束修自少家以屢空告先生不恤也其克志勵行善於安貧類如此

靈山二事

瓊山秀才張先覺遊學靈山縣最久談鏡川先生美政甚悉今略紀其二事

焦鏡川先生以選貢授靈山令縣乃天涯海角之區多叢篁密箐羣盜嘯聚其中督府檄節推劉往勦之賊執劉將加害鏡川先生率衆往援賊見驚拜曰此真吾父母奈何犯之遽斂衆去乃援節推還竟不上功幕府故賞亦不及焉

瑣事卷三

三十八

縣有葉龍葉鳳兄弟爭產相訟先庄謂二人曰足弟乃父母一體其情何至切其義何至重今爭財產之末以傷手足之和卽所以傷父母也尙得謂之人乎因涕泣以開諭之二人不覺感動痛哭相讓而去且歸家各戒其妻曰此後再勿多言以失我兄弟之好也其政尙德化如此

草實

劫空和尚太原人也身長九尺言論侃侃自幼捨俗比長歷參諸方卒住長干寺以老嘉靖戊午丈室前有萬年青草作實大如梅子色如珊瑚數滿百粒人頗異之

和尚無病但寡飲噉朗然而化年正百歲人謂草實蓋呈其歲之數化之祥也

兩次割股

汪應乾號懷岡府軍右衛指揮事親能孝母病幾危醫藥無效割股煎湯以進遂爾頓愈數年後母復病如前又割股以進之又獲愈焉此人情所難者能兩次行之可謂孝也已矣屯田御史方公最重其人因表其門

窮鬼

劉璽字廷守龍驤衛指揮人呼爲青菜劉譏其不知肉味也居官清苦不受一錢分闈江西時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

瑣事卷三

三十九

漕運上識其名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

恨打宸濠

陽明王公旣擒宸濠南昌太守鄭公瓛一見宸濠恨不能遏連打十餘拳陽明公聞之殊不喜焉此舉雖爲失體亦自快心宸濠曾誣奏公卽令羣校杻鎖凌辱萬端械繫小舟中餓十有九日細嚼衣袂以充腹數拳豈足以洩其恨哉公之孫秀才名時選者與余談

官貧授徒

南坦劉公罷嘉興太守發蒙以自給遠庵李公罷江西副使殊無活計教授生徒於高淳溧陽之間夫官至太守矣副使矣位亦尊矣尙一貧如此哉人品可知也

金陵瑣事卷三終

瑣事卷三

四十